

紫
龍
魂

(上集)

[香港] 卧龙生著

崇

卷

中

集

〔香港〕卧龙生

内 容 提 要

以阴山派为首的黑道恶魔，武功力道，已自成家，挟独门艺业，阴险狠毒，欺压江湖，奸杀淫虐。霸江湖，联络江湖异派高手，与武林正道侠义为仇。领袖武林的昆仑掌教紫阳真人之徒季嘉麟，武林后起之秀，英俊多情的奇特少年。兼得誉满湖的天山神丐等各派所传神功。为拯救善良，行道江湖；与为报仇雪恨伸张正义的美貌少女薛琼娘同闯穴。一路历尽坎坷。奇特的际遇令人悲喜交加。拯救江湖浩劫及武林厄运，一次次粉碎对手的阴谋。日久不问江湖世事武林老前辈旷世人的神山至人，同武林正道各派侠义士的纷纷仗义援手。阴山斗群魔，神秘险恶，一片刀光剑影，风血雨，经过惨烈的神功比赛，一举锄暴，重振义于人寰。

作者是港台著名的新派武侠小说家。对本书的主人公季嘉麟的儿女情长，恩恩怨怨、男欢女等感人情节，奇特的武功及激烈的武打对阵场面都精雕细刻。加之入木三分的人物心理刻画，生动形象地暴露邪恶势力的荒淫贪婪和残酷。揭示了世间的亲情与险恶。正义终究战胜邪恶的必然规律。是又一部独特新颖的上乘传世佳作。

ISBN 7-5306-0319-1 / I·2

定价：12.00元（全三册）

紫 龙 佩

(上 册)

卧龙生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紫 龙 佩

(中 册)

卧龙生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	仗义解危	(1)
第二章	龙潭得宝	(50)
第三章	巫山喋血	(95)
第四章	神功救美	(145)
第五章	紫阳救劫	(210)
第六章	苦行禅师	(271)
第七章	绝峰斗技	(327)

目 录

第 八 章	鹤峰芝马.....	(373)
第 九 章	双佩合璧.....	(442)
第 十 章	掌碎铜令.....	(496)
第十一章	阴山玉女.....	(552)
第十二章	异僧传技.....	(608)
第十三章	解围赠药.....	(664)
第十四章	绝谷突围.....	(718)

第一章 仗义解危

湖南衡山，古称南岳，山有七十二峰，最高者为祝融，高出海拔两千八百余公尺，周围群峰罗列，气象万千。附近名胜古迹特多，四季景物各殊，夏秋两季，游人极众，尤以周围数百里，朝山还愿的人极多，斋戒沐浴，三步一礼，五步一拜，诚惶诚恐，以还所许神愿，俾求福消灾。这原是农业社会及神权时代所余习俗特征，不足为怪。

山下有一小镇，镇以岳名，范围不大，但热闹非常，酒店、香褚店、客寓、及土产店特多，当地民风淳朴，交易极公平，对过客态度和善可亲，从镇入山，多系石级道路，沿途苍松翠柏，异草繁花，极尽一时之妍，山上寺观极多，以上峰寺为最大，里面有和尚百余人。时为南宋康王时期，虽中原鼎沸，遍地马乱兵荒，但南部较为安定，南岳名胜古迹，更能吸引不少游人。上峰寺在南天门附近，寺中主持方丈，法名一尘上人，生得方头大面，体格极为魁伟，但态度慈祥静穆，望之令人生敬畏之思。上人年逾七十，但容颜却似五十余岁，可能有其独到修为，驻颜有术。这位方丈，持戒至严，平时绝少外出，一闭关入定，就是两三个月甚或半年不等，寺中香火极盛，但和尚们的生活却极为清苦，据附近居民讲，寺中和尚都有极好武功，但平时绝不炫露。

只有一年，附近有位小偷钱迈成，偶而游寺，看见神案上

有银烛台一对，正合着两句古语：“清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。”小偷见着白银，那会不动贪念？

于是当天晚上，小偷潜入寺中。时值深夜，寺中和尚，均已入寝，这位梁上君子，原隐身大殿匾额上，一见机不可失，即一跃而下，他原学过几年武功，拳脚虽不高明，轻身功夫却还不错，这一落，可称得绝无声息，自己暗点点头，认为很有把握，绝不至于惊动寺僧。殿上神像，高达数丈，金碧辉煌，庄严肃穆，无与伦比，神案上供着数色鲜果，案前古铜鼎内，香烟袅袅，沁人心脾。钱迈成暗自喝了一声彩，好一个庄严神殿，当下也跪着磕了一个头，暗中恳求佛祖，原宥他的偷窃行动，生活无着，情非得已，佛祖慈悲，想不至因此而稍加灾害。站起身来，向银烛台望了一望，每一只大约有白银百余两。宋时银子极为值钱，一桌丰美的酒肴，也不过四五钱银子，两百多两白银，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数目。

殿中高悬着琉璃灯一对，青光四射，银烛台上，虽各插着一枝蜡烛，但并未点燃，他满怀欢喜，蹑足潜行，将两个烛台取下，丢去蜡烛，收入百宝囊中，潜行出殿，穿过左边竹林，到墙下，围墙不高，不过一丈二三尺左右，一出墙，即可安然无事，得了这么多的白银，可以安闲过半辈子，他于是伏身作势，准备跃上墙头，再跳到墙的那一边，事情就算圆满结束。

刚一蹲身，腰眼上突感一阵酸痛，当即全身麻木，蹲在地上，站不起来。

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冷笑道：“凭你这点微末之技，也来此地行窃，不怕佛祖见罪么？”话未完，腰际被人一振，即时酸痛顿失，站起身来，启眼前望，面前立着一位年纪约十八、九岁，形容极为秀丽的少年僧人，满脸微笑，绝无恶意。

钱迈成立即羞惭满面，当即施礼道：“小人不务正业，不

该偷窃贵寺财物，现既失手，任凭发落，绝无怨言，如蒙惠予改过自新，则今后当束身自爱，此生虽无衔环之报，但相机自愿效犬马之劳。”说完话，忙从百宝囊中，取出烛台，双手奉上，低眉垂目，羞不可仰。

这位年轻僧人，取过烛台，和颜悦色地向他道：“听你所言，似乎也读过几年书，大约是境遇不佳，受坏朋友的影响才操此业吧？”

钱迈成点点头。

青年僧人又说：“我佛有云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人有过错，原不要紧，只要能知过悔改，力求上进，仍可作顶天立地的完人，但是如执迷不悟，积恶太深，那当然又当别论了，我身边有白银一锭，系随师叔行道江湖时剩余之物，出家人藏着银子，也无用处，你既急用，就赠予你吧！”说罢，取出银子，递将过去。

钱迈成满脸泪痕，逊谢道：“承少侠不施责罚，已感望外，所赐不敢拜受！”

少年僧人皱皱眉，正色道：“你这又不对了，我原讲过出家人对于财帛，视同身外之物，江湖人济人之急，视为义所当为，几两白银，算得什么？拿去好了！”

钱迈成知道没法再推，接过银子，深施一礼道：“少侠名号，可否见示？”

少年僧人微笑答道：“我法名秋月，系此寺主持关门弟子，你来时，师父师叔们早洞若观火，第以事体极微，不屑出手，现已夜深，不必久留，出寺去吧！”

钱迈成拜了两拜，跳墙而出，果然从此洗心革面，后来遇着高人，习了一身武功，秋月苗疆罹难，幸亏他打救方得脱险，此系

上峰寺自从出了上述故事后，宵小之徒，闻名丧胆，故晚间寺门虽开，绝无歹人入内。时值中秋，月明如昼，殿上琉璃瓦面，映月争辉，风送木樨，清香四溢，尘怀俗虑，涤净无遗，这种幽雅环境，只有高人逸士，才可欣赏。上峰寺四周都有红砖围墙，寺的前面，有数十棵翠柏苍松，高耸入云，左右两旁，都是羲皇绿竹，最后有房屋三排，均建筑得古色古香，后面一排，地势极高，房屋也造得特别宽大，藏经阁就在正中，雕梁画栋，深入云霄，楼下一间黑房，系方丈室，布置得极为幽雅，其余房间，也与方丈室并不稍逊，除右边两间为方丈大师弟一苇上人与二师弟一瓢僧分别居住外，其他房间均空着，以备招待贵宾之用。

上人除了两位师弟外，还有一位俗家师兄，江湖上称他为穿云剑客。他们这四位师兄弟，武功都高得出奇，尤以一尘与穿云剑客武功最高，一尘上人以内功掌力与佛门降魔杖见长，穿云剑客则以七十二路玄门剑见称，轻功绝技，声震江湖，论名声，穿云剑客似乎比他掌教师弟还高。

除他们四位师兄弟以外，据说衡山派还存着一位前辈人物，那是他们的师叔，江湖上称他为铁叟翁，年近百岁，已是陆地神仙一流。十五年前，即已江湖绝迹，到底是否还在人间，连衡山派的掌门，也弄不清，但是江湖上也没有发现他的死讯。

穿云剑客每年八月十五夜必定要拜会一次掌门，一尘上人每到这时必准备一桌精致素席，款待这位师兄，前一排也安排素席十余桌，给全寺僧众享用，散席后，上人与穿云剑客必精研各种武功，并令门徒学习，这晚所习的，都是衡山派不传之秘，特别重要，众门徒都珍惜这一机会，故每个人对中秋晚上，都重视异常。

穿云剑客个性谦和，极爱提携后进，对掌门师弟异常恭敬，

对一苇一瓢，则友爱逾常，总之衡山派每一个人，对这位老年人，都有极深好感。

以往例，穿云剑客每次都到得很早，以免掌门人等候，而自己失礼，数十年来，均属如此，象今晚这样迟到的，尚属首次。上人气度极高，等一等师兄，当然无所谓，但心中却也觉得颇为奇怪，一苇一瓢却不免暗中纳闷。

这晚月色虽然分外明朗，但仰望前殿，因为树影纵横，想从后殿看清前面，纵然目力特佳，却也颇难。

一瓢僧背着手，纵眼前望，似见一条黑影，从左边松树中，电射而出，落入右边一棵极为高大的松树上，绝无声息，奇快无比，一瓢僧心中暗想，难道大师兄来了么？为何不到后面相见？大师兄轻功绝技，虽然独步江湖，但是象这种快法，不仅大师兄所难及，就是老一辈的，也没有人能此，莫非眼睛看花了么？

正狐疑不决之际，左边竹林又落下一条黑影，身法奇快，这一下，不但一瓢僧看清了，一尘一苇也同时看见。

一瓢僧一招龙行一式，雷射而起，一纵就是三丈有奇，飞越两排房屋，落在大殿上发话道：“何处高人，既已入寺，何不现身相见，让小僧招待有缘？”

话未完，闻林中发出一声冷笑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弟兄三人，既来宝刹，你还怕见不着吗？”

紧跟着一条黑影，从竹林中冲天而上，高达四丈有奇。来人卖弄轻功，身在空中，头部向前微伏，来个倒栽葱，变作脚上头下。待落到竹梢之际，只见他双臂平伸，宛如飞鹰盘空，回旋半匝，轻飘飘地落在竹枝梢儿，那竹枝不过摇了两摇，立即稳定。一瓢僧不觉怔了一怔，实不知来的是何方人物，有这么俊的武功。

这时来人又向墙外发话道：“二弟三弟，还不上来会会高僧，尽管贴在墙上等什么？”只闻嗖嗖的两声，两条黑影自墙边激射而上，落在来人两旁。

一瓢僧纵身一跃，施展出衡山派独门轻功轻燕掠波，也落在来人面前，将来人仔细一看，只见当中一位，似文人装束，白面无须，手上拿的却是一把摺扇；左边一位，活象一个叫化子，穿的衣服，补缀重重，颇有微须，圆脸修眉，但面部却极为白净，左肩悬着一个布袋，右手拿的却是一根发乌光的打狗棒，穿的一双草鞋，虽然是乞儿打扮，但显得洁净异常；右边一个，系武生打扮，面白无须，背负长剑，左边挂着一只革囊，这三人的相貌都颇不俗，但显得高傲异常，论年纪似乎都在四十上下。

一瓢僧双掌合什，向前发话道：“三位居士，恕贫僧眼拙，深夜驾临小寺，不知所示为何？竹枝儿上非谈话之所，后殿广场颇为宽敞，驾临下面一谈如何？”说完即纵身而下，三人也跟着下地。

那武生打扮的人落地后即答道：“岷山四奇，老大为归元生罗英，老二枯丐裴杰，我名徐帆，江湖上有个诨号，叫圣手华光，排行第三，老四毒手童子冯昇，却在三年前，衡阳回雁峰上，为贵派穿云剑客用小天星掌力，震伤全身八脉，回山后，即口不能言，吐血身死。雁行折翼，当然怨我四弟学艺不精，但是要我们这些作兄长的，就此罢手，不闻不问，恐怕没有这样的容易吧？探听多年，经多方研究的结果，始从友人处，探讨出能用小天星掌力的，在江湖上尚不多见，贵派穿云剑客却极精此道，不仅如此，穿云剑客还有一个特点，小天星掌力中，还包含着一指玄功，中人身体后，总现出一个指印，这无异是他独门暗记，江湖道上，擅此技的，据说是绝无仅有，

当然啦，这种神技很少见，不过说句不客气的话，要说这是江湖绝技，无法破他，却也未必尽然，四弟回山，适值我兄弟外出未返，回家后，人已僵卧多时，我弟兄虽颇精治疗，可惜的是晚了一步，久欲找寻令师兄，一探详情，恨无缘会晤，传闻贵派师兄弟有一年一会的惯例，于是不远千里而来，本只想找他一人，不欲惊动贵派全体，可惜的是久候不至，现亲临宝刹，向贵派掌门一评曲直，总不至于认为无事生非吧？”

一尘上人已备闻始末，知道今晚准有一场绝大是非，于是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声到人到，落在一瓢身前，一苇紧随其后，门下弟子中四大护法，净元、净性、紫明、紫虚，也携着兵器，纵落身旁，一尘双掌合什，施了一礼道：“居士们亲临小刹，未及远迎，尚请原宥，贫僧师兄，伤亡四义士，老道迄不知情，今晚他必亲来，届时必定还居士们一个公道，暂请小坐待茶如何？”说完又深施一礼。这时那洁丐从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待茶倒可不必，深为遗恨的是，贵派伤亡了人，掌门人以迄不知情四字，轻描淡写，一推无遗，如果一定要等穿云剑客前来才可解决，那我要反问一句，穿云剑客如果不来，或是来了故意避而不见，我们这一趟就算白跑了么？”

一苇见他词锋咄咄逼人，且话中之意，似乎衡山派怕了他们，大师兄故意避不见面，使他们不好破脸动手，以资拖延推诿了事，不禁也勾起满腔怒火，正色而言道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如果我大师兄无故掌伤四义士，他就得自动抵命，血债血还，以了佛门因果。但是，如果里面蕴藏着是非曲直，动手之际，我不伤人，人将伤我，势同骑虎难下，侥幸由我大师兄取胜，而贵派不察情由，仅就结果论事，只问伤亡，不计曲直，甚至于连等我大师兄来此，让敝派掌门人一问情由也来不及，这叫我们如何还贵派一个公道？”

归元生一声冷笑道：“大师身入佛门，口舌尚如此厉害，不怕堕入阿鼻地狱么？衡山派在江湖道上，武功自成一家，想不到言词也这么俊，那就难怪特受江湖道的敬仰了。好！要解决这桩事么？很简单，我也只要你们师兄弟中，有一个人西登极乐，就算一了百了，如何？”

话未完，洁丐早已跃身而出，一飘欲出身抵挡，四大弟子中的净元僧，早已缓步而出，而且口中发话道：“西登极乐，是僧人们梦中向往之事，居士既愿为接引，我这当门人弟子的，就算头一个如何？”

洁丐两眼望天，浑如未见，也不答言，却将那根打狗棒插在叫化袋中，视净元如无物，净元怔了一怔，手提方便铲，施了一礼，发话道：“请居士亮兵刃。”

只闻对方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你还是进去吧！不要找死，如果认为活得不耐烦，只管进招，对付你这种后生晚辈，凭一只肉掌，我认为已失身份，要我亮兵刃，莫道是你，就是你几个师父，也还不配，不信，你就试试看。”

净元心中大怒，方便铲一招横扫五狱，铲头带着一股劲风，向对方拦腰斩去，洁丐只把身子稍为一闪，避过铲头，随即跟身而进，快如闪电，翩若惊鸿，右手并着两指，往铲柄上一敲，净元立即感觉一股绝大潜力，沿着铲柄，直透全身，顿时激灵灵打了一个寒噤，四肢百骸，如入寒冰，方便铲早已出手，人也摇摇欲坠。

紫明、紫虚立时双双纵出，紫虚扶住大师兄，对他一望，只见他双脸惨白，两目无神，牙关冷得打战，双手冰冷，人已无力站住，只往地下缩，紫虚大吃一惊，急将师兄搭在背上，正要向掌教求治，一尘上人双肩紧锁，向他说：“先背入云房再说吧！”

紫虚不敢有违，即将大师兄背入云房而去。

紫明从天空中直落，一招飞鹰搏兔，双手向洁丐头部抓来。他原擅大鹰爪掌力，这一抓上，洁丐头部想不抓裂才怪，洁丐一声长啸，声震屋瓦，右袖向空中一展，一股潜力，从袖中卷出，与紫明撞个正着，紫明全身，似乎中了一个千斤锤，登时双眼金星直冒，两耳雷鸣，口吐鲜血，内腑受伤甚重，人也从空中跌将下来。

一瓢僧大惊失色，急纵入空中，将紫明接住，从身边取出衡山派治伤秘药两颗，塞入他口中，当即有门人将紫明抱了进去，这时场上一苇和洁丐早已拼斗起来。

那怪叫化武功奇特，每一招一式，都包含着无边变化，虚实莫测，看不出他武功技艺授之何人。

三师弟将本门镇寺武功，三十六式天罡掌力，全部施了出来，只见他双掌翻飞，每一掌一式，都包含着内功罡力，只觉山摇地动，海啸天惊。这天罡掌练的是一股纯阳之劲，江湖上能接得住这种掌力的，尚不多见。

最使人惊异的是，那怪叫化却见招拆招，见式破式，而且一出手，就是奔全身重要穴道，那么厉害的掌力，均为他阴柔之力，化解无遗。

一苇不但胜不了人家丝毫，而且招招受制，越到后来，越反击无力。一苇上人勾起了心头杀机，招式一变，竟施出衡山三绝招。衡山派的十八神掌仅存的三招，十五招早已失传，威力奇大，神妙无方，等闲绝不轻易使出。这三招包含九式，可以连环打出，一经施出，敌人早已喝一声彩道：“好一个佛门金刚掌法，确系绝传，可惜缺而不全，招已走样，虽然厉害，但仍伤不了我。”

对方说完话，招式一变，只见他双掌合什，低眉垂目，紧

随着一苇掌风乱转，一苇打到第三招金刚伏魔时，右掌向怪丐头部拍去，怪丐突然将左掌往上一翻，右掌往前一按，一苇只觉得一股阴寒之力，对着自己掌风，直透过来，右臂立时觉得一麻，胸部也被寒风所中，虽然闪避得快，未中对方双掌，第奇寒业已入体，全身血液，直欲凝结，顿时一阵昏迷，人即向地下栽倒。

一尘上人大吃一惊，正待出手抵挡，只见一条黑影，由空中坠落，落下一位八十岁左右的老人，银须白发，青布长衫，背负长剑，慈眉善目，气定神闲，向上人很恭敬地施了一礼，口中喊了一声掌门人。一尘上人双掌合什答了礼，喊了一声师兄，一飘与净性紫虚见过了穿云剑客后，穿云剑客便缓步而出，向岷山三奇抱了抱拳道：“老朽因故赴会来迟，让三位久等，至感不安，途中获悉，岷山三友已驾临敝派，目的在于评论三年前，回雁峰头，老朽与四义士一桩旧事，不错，令弟确为老朽所伤，不过事出有因，居士们是否愿闻其详？”

归元生双眉一扬道：“好！我们倒愿意听你讲一讲。”

穿云剑客道：“三年前，老朽途经衡阳，时值深夜，忽见回雁峰头，剑气腾霄，当即赶往，欲一明究竟，只见一位淡红色装着的少女，与一位卅岁左右的武生，打得至为激烈。那武生技艺，至为高明，但用的招术，不瞒三位居士讲，却不是对待妇人女子之道，这且不去讲他，令弟边打边发话道，你手中这把沉犀剑，如不借予我，我赶到唐山，也要把它拿到。只听那女子怒骂道：‘恶盗，你我素昧平生，却无缘无故地向我借剑，试想，师门至宝，未经准许，焉能借人？你打出你岷山派的旗号，好象非借你不可，本姑娘偏不信邪，不借你又怎样？’说罢，剑招一变，施出青云师太的伏魔剑术，只见从剑身上现出白光一道，映月争辉。令弟招术，高得出奇，使的也不是一